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七目錄

班固

異姓諸侯王表

貨殖傳

諸侯王表

封燕然山銘

公孫弘傳贊

奏記東平王蒼

祭邕

釋誨



諫伐鮮卑議

仲長統

理亂篇

劉梁

辨和同論

崔駰

達旨

曹大家

上孝安皇帝疏

左雄

守長數易數

孔融

薦禰衡表

諸葛亮

前出師表

後出師表

荀悅

遊俠論

申鑒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七目錄

秦漢魏晉文選卷之七

晉唐程氏

新安少川洪建論校補

異姓諸侯王表

班固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黻積德累功洽於百姓攝位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繇高稷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于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繆獻孝昭嚴稍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用力如此其艱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處士橫議諸侯力爭四夷交侵以弱見奪

於是削去五等墮城銷刃箝語燒書內鋤雄俊
外攘胡粵用一威權爲萬世安然十餘年間猛
敵橫發乎不虞適戍疆於五伯閭閻偏於戎狄
嚮應潛於謗議奮臂威於甲兵鄉秦之禁適所
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階繇
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
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
之弊鑄金石者難爲功摧枯朽者易爲力其勢
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而列之天下一統
廼以年數訖于孝文異姓盡矣

貨殖傳

班固

曰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士至于皂隸
抱關擊枹者其爵祿奉養宮室車服棺槨祭祀
死生之制各有差品小不得僭大賤不得踰貴
夫然故上下序而民志定於是辯其土地川澤
丘陵衍沃原隰之宜教民種樹畜養五穀六畜
及至魚鼈鳥獸藿蒲材幹噐械之資所以養生
送終之具靡不皆育育之以時而用之有節草
木未落斧斤不入於山林豺獺未祭罝網不布
於墜澤鷹隼未擊矰弋不施於穉隧旣順時而

取物然猶山不荏蕪澤不伐天鰈魚麇卵咸有
常禁所以順時宣氣蕃阜庶物穡足功用如此
之備也然後四民因其土宜各任智力夙興夜
寐以治其業相與通功易事交利而俱贍非有
徵發期會而遠近咸足故易曰后以財成輔相
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備物致用立成噐以爲天
下利莫大乎聖人此之謂也管子云古之四民
不得雜處士相與言仁誼於閒宴工相與議技
巧於官府商相與語財利於市井農相與謀稼
穡於田壟朝夕從事不見異物而遷焉故其父

兄之教不肅而成子弟之學不勞而能各安其
居而樂其業甘其食而美其服雖見竒麗紛華
非其所習辟猶戎翟之與于越不相入矣是以
欲寡而事節財足而不爭於是在民上者道之
以德齊之以禮故民有耻而且敬貴誼而賤利
此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不嚴而治之大畧也
及周室衰禮法墮諸侯刻楮丹楹大夫山節藻
稅八佾舞於庭雍徹於堂其流至乎士庶人莫
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
足而貨有餘陵夷至乎桓文之後禮誼大壞上

下相冒國異政家殊俗者欲不制僭差亡極於是商通難得之貨工作亡用之噐士設反道之行以追時好而取世資偽民背實而要名姦夫犯害而求利篡弒取國者爲王公圍奪成家者爲雄桀禮誼不足以拘君子刑戮不足以威小人富者木土被文錦犬馬餘肉粟而貧者袒褐不完嗆菽飲水其爲編戶齊民同列而以財力相君雖爲僕虜猶亡愠色故夫飾變詐爲姦軌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道循理者不免於飢寒之患其教自上興繇法度之無限也故列其行

諸侯王表

班固

昔周監於二代三聖制法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太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母俾城壞毋獨斯畏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爲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召相其治致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其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至虜阨河洛之間分爲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然天

下謂之共王疆大弗之敢傾歷載八百餘年數
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爲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
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
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
食山東一切取勝因務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
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爲皇帝而子弟爲匹夫
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潘翼之衛陳吳
奮其白梃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
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
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二等之爵

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啓九國自鴈
門以東盡遼陽爲燕代常山以南大行左轉度
河濟漸于海爲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爲梁
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爲荆吳北界淮瀕畧廬衡
爲淮南波漢之陽巨九嶷爲長沙諸侯北境周
市三垂外接胡越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
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
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
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
可謂橋枉過其正矣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

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
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
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
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故
文帝采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
吳楚武帝施主父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
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
此以來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梁分爲五淮南分
爲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
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

諸侯減黜其官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
設附益之法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
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生於帷牆
之中不爲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
世國統三絕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
弱亡所忌憚生其姦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
稱顛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
謀旣成遂據南向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
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鞞惟
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

以究其終始強弱之變明監戒焉

封燕然山銘

班固

維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車騎將軍竇憲
黃亮聖皇登翼王室納于大麓惟清緝熙乃與
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於朔方鷹揚之校
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桓西戎
氐羌侯王君長之群驍騎十萬元戎輕武長轂
四分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勒以八陣泣以
威神玄甲耀日朱旗絳天遂陵高闕下雞鹿經
磧鹵絕大漠斬溫禺以釁鼓血尸逐以染鍔然
後四校橫徂星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寇於

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傳驗圖窮覽其山川
遂踰涿邪跨安侯乘燕然躡冒頓之區落焚老
上之龍庭將上以攄高文之宿憤光祖宗之玄
靈下以安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茲
所謂一勞而又逸暫費而永寧也乃遂封山刊
石昭明盛德其辭曰

鑠王師兮征荒裔勒凶虐兮截海外復其邈兮
亘地界封神丘兮建隆嵎熙帝載兮振萬世

公孫弘傳贊

班固

贊曰公孫弘卜式倪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
雀遠迹羊豕之間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是
時漢興六十餘載海內又安府庫充實而四夷
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求之如弗及始
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群士慕響異人
并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
奴僕日碑出於降虜斯亦曩時板築飯牛之朋
已漢之得入於茲爲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
倪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

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趙禹張湯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落下閔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帥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克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有功迹見述於後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奏記東平王蒼

班固

永平初東平王蒼以至戚爲驃騎將軍輔政
開東閣延英雄時固始弱冠奏記說蒼曰

將軍以周公之德立乎本朝承休明之策建威
靈之號在昔周公今也將軍詩書所載未有出
此者也傳曰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
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固幸得生於清
明之世豫在視聽之末私以螻蛄竊觀國政誠
美將軍擁千載之任躡先聖之蹤體弘懿之姿
據高明之執博貫庶事服膺六藝白黑簡心求

善無厭採擇狂夫之言不逆負薪之議竊見幕
府新開廣延群俊四方之士顛倒衣裳將軍宜
詳唐殷之舉察伊臯之薦令遠近無偏幽隱必
達期於總覽賢才收集明智爲國得人以寧本
朝則將軍養志和神優游廟堂光名宣於當世
遺烈著於無窮竊見故司空掾桓梁宿儒盛名
冠德州里七十從行不踰矩蓋清廟之光輝當
世之俊彥也京兆祭酒晉馮結髮脩身白首無
違好古樂道玄默自守古人之一行時俗所莫
及扶風掾李育經明行著教授百人客居杜陵
茅室土階京兆扶風二郡更請徒以家貧數
病去溫故知新論議通明廉清脩潔行能純備
雖前世名儒國家所器常平孔程無以加焉宜
令考績以參萬事京兆督郵郭基考行著於州
里經學稱於師門政務之績有絕異之效如得
及明時秉事下僚進有羽翮奮翔之用退有杞
梁一介之死涼州從事王雍躬卞嚴之節文之
以術甄涼州冠蓋未有宜先擁者也古者周公
一舉則三方怨曰奚爲而後已宜及府開以慰
遠方弘農曹吏殷肅達學洽聞才能絕倫誦詩

三百奉使專對此六子者皆有殊行絕才德隆
當世如蒙徵納以輔高明此山梁之秋夫子所
歎也昔卞和獻寶以離斷趾靈均納忠終於沈
身而和氏之璧千載垂光屈子之篇萬世歸善
願將軍隆照微之明信昊天之神聽少屈威神咨
嗟下問令塵埃之中永無荆山汨羅之恨

釋誨

蔡邕

閑居翫古不交當世感東方客難及楊雄班
固崔駰之徒設以自通乃酌群言避其是而
矯其非作釋誨以戒勵云爾

有務世公子誨於華顛胡老曰蓋聞聖人之大
寶曰位故以仁守位以財聚人然則有位斯貴
有財斯富行義達道士之司也故伊摯有負鼎
之銜仲尼設執鞭之言甯子有清商之歌百里
有豢牛之事夫如是則聖哲之通趣古人之明
志也夫子生清穆之世稟醇和之靈覃思典籍

韞積六經安貧樂賤與世無營沉精重淵抗志
高明包括無外綜析無形其已久矣曾不能拔
萃出群揚芳飛文登天庭序彛倫掃六合之穢
慝清宇宙之埃塵連光芒於白日屬炎氣於景
雲時逝歲暮然而無聞小子惑焉是以有云方
今聖上寬明輔弼賢知崇英逸偉不墜於地德
弘者建宰相而裂土才羨者荷榮祿而蒙賜盍
亦回塗要路俛仰取容輯當世之利定不拔之
功榮家宗於此時遺不滅之令蹤夫獨未之思
邪何爲守彼而不通此胡老傲然而笑曰昔

子所謂覩曖昧之利而忘昭晷之害專必成之
功而忽蹉跌之敗者已公子謾爾歛袂而興曰
胡爲其然也胡老曰居吾將釋汝昔自太極君
臣始基有羲皇之洪寧唐虞之至時三代之隆
亦有緝熙五伯扶微勤而撫之于斯已降天綱
縱人絃弛王塗壞太極墮君臣土崩上下瓦解
於是智者騁詐辯者馳說武夫奮畧戰士講銳
電駭風馳霧散雲披變詐乖詭以合時宜或畫
一策而縮萬金或談崇朝而錫瑞珪連衡者六
印磊落合從者駢組流離隆貴翕習積富無崖

春漢晉書文選卷七
一三
捷巧蹈機以忘其危夫華離帶而萎條去幹而
枯女冶容而淫士背道而辜人毀其滿神疾其
邪利端始萌害漸亦芽速速方穀夭夭是加欲
豐其屋乃鄙其家是故天地否閉聖哲潛形石
門守晨沮溺耦耕顏歎抱璞遽瑗保生齊人歸
樂孔子斯征雍渠驂乘逝而遺輕夫豈傲主而
背國乎道不可以傾也且我聞之曰南風至而
黃鐘應融風動而魚上冰蕤賓絃則微陰萌兼
葭蒼而白露凝寒暑相推陰陽代興運極則化
理亂相承今大漢紹陶唐之洪烈湯四海之殘

災隆隱天之高拊紘地之基皇道惟融帝猷顯
丕泯泯庶類含甘吮滋檢六合之羣品濟之乎
雍熙羣僚恭已於職司聖主垂拱乎兩楹君所
穆穆守之以平濟濟多士端委縉緹鴻漸盈階
振鷺充庭譬猶鍾山之玉泗濱之石累珪璧不
爲之盈採浮磬不爲之索曩者洪源辟而四隩
集武功定而干戈戢儉化攘而吉甫宴城濮捷
而晉凱入故當其有事也則簞笠并載擐甲揚
鋒不給於務當其無事也則舒紳緩佩鳴玉以
步綽有餘裕夫世臣閔子替御之族天隆其祐

主豐其祿抱膺從容爵位自從攝湏理髯餘官
委貴其進取也順傾轉圓不足以踰其便逡巡
放履不足以况其易夫夫有逸羣之才人人有
優瞻之智童子不問疑於老成矐矐不稽謀於
先生心恬澹於守高意無爲於持盈粲乎煌煌
莫非華榮明哲泊焉不失所寧狂淫振蕩乃亂
其情貪夫殉財夸者死權瞻仰此事體躁心煩
闇謙盈之効迷損益之數騁駑駘於修路慕騏
驥而增驅卑俯乎外戚之門氣助乎近貴之譽
榮顯未副從而顛踣下獲熏脊之辜高受滅家

之誅前車已覆襲軌而驚曾不見禍以知畏懼
予惟悼哉害其若是天高地厚踣而踏之怨豈
在明患生不思戰戰兢兢必慎厥尤且用之則
行聖訓也舍之則藏至順也夫九河盈溢非一
曲所防帶甲百萬非一勇所抗今子責匹夫以
清宇宙庸可以水旱而累堯湯乎懼煙炎之毀
燔何光芒之敢揚哉且夫地將震而樞星直井
無景則日陰食元首寬則望舒眺侯王肅則月
側匿是以君子推微達著尋端見緒履霜知冰
踐露知暑時行則行時止則止消息盈冲取諸

天紀利用遭泰可與處否樂天知命持神任已
羣車方奔乎險路安能與之齊軌思危難而自
豫故在賤而不耻方將騁馳乎典籍之崇塗休
息乎仁義之淵藪盤旋乎周孔之庭宇揖儒墨
而與爲友舒之足以光四表收之則莫能知其
所有若乃丁千載之運應神靈之符闔閭闔乘
天衢擁華蓋而奉皇樞納玄策於聖德宣太平
於中區計合謀從已之圖也勲績不立予之辜
也龜鳳山翳霧露不除踴躍草萊祗見其愚不
我知者將謂之迂脩業思真棄此焉如靜以俟

命不斃不渝百歲之後歸乎其居幸其獲稱天
所誘也汗漫而已非已咎也昔伯翳綜聲於鳥
語葛盧辯音於鳴牛董父受氏於豢龍奚仲供
德於銜韉雒氏興政於巧工造父登御於驪駒
非子享土於善圍狼臆取石於禽囚弓父畢精
於筋角飲非明勇於赴流壽王創基於格五東
方要幸於談優上官效力於執蓋弘羊據相於
運籌僕不能參跡於若人故抱璞而優遊於是
公子仰首降階忸怩而避胡老乃揚衡含笑援
琴而歌歌曰練余心兮浸太清滌穢濁兮存正

靈和液暢兮神氣寧情志泊兮心亭亭嗜欲息
兮無由生躡宇宙而遺俗兮眇翩翩而獨征

諫伐鮮卑議

蔡邕

書戒猾夏易伐鬼方周有獫狁蠻荆之師漢有
闐顏瀚海之事征討殊類所由尚矣然而時有
同異執有可否故謀有得失事有成敗不可齊
也武帝情存遠畧志闢四方南誅百越北討疆
胡西伐大宛東并朝鮮因文景之蓄藉天下之
饒數十年間官民俱匱乃興鹽鐵酒權之利設
告緡重稅之令民不堪命起爲盜賊關東紛擾
道路不通繡衣直指之使奮鉞鉞而并出旣而
覺悟乃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故主父偃

曰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夫以世宗神武將帥良猛財富克實所拓廣遠猶有悔焉况今人財并乏事劣昔時乎自匈奴遁逃鮮卑疆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才力勁健意智益生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爲賊有漢人逋逃爲之謀主兵利馬疾過於匈奴昔段熲良將習兵善戰有事西羗猶十餘年今育晏才策未必過熲鮮卑種衆不弱于曩時而虛計二載自許有成若禍結兵連豈得中休當復徵發衆人轉運無已足爲耗竭諸夏并力蠻夷夫

番之患手足之疥搔中國之因胷背之癩疔乃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况此醜虜而可伏乎昔高祖忍平城之耻吕后弃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爲甚天設山河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賊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螳狡寇計爭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今本朝爲之盱食乎夫專勝者未必克挾疑者未必敗衆所謂危聖人不任朝議有嫌明主不行也昔淮南王安諫伐越曰天子之兵有征無戰言其莫敢校也如使越人蒙死以

逆執事斯輿之卒有一不備而歸者雖得越王之首而猶爲大漢羞之而欲以齊民易醜虜皇威辱外夷就如其言猶已危矣况乎得失不可量邪昔珠厓郡反孝元皇帝納賈捐之言而下詔曰珠厓背畔今議者或曰可討或曰棄之朕日夜惟思羞威不行則欲誅之通于時變復憂萬民夫萬民之饑與遠蠻之不計何者爲大宗廟之祭凶年猶有不備况避不嫌之辱哉今關東大困無以相贍又當動兵非但勞民而已其罷珠厓郡此元帝所以發德音也夫卹民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况障塞之外未嘗爲民居者乎守邊之術李牧善其畧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具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

理亂篇

仲長統

豪傑之當天命者未始有天下之分者也無天下之分故戰爭者競起焉于斯之時并僞假天威矯據方國擁甲兵與我角才智程勇力與我競雌雄不知去就疑誤天下蓋不可數也角知者皆窮角力者皆負形不堪復伉執不足復校乃始羈首繫頸就我之銜繼耳夫或曾爲我之尊長矣或曾與我爲等儕矣或曾臣虜我矣或曾執囚我矣彼之蔚蔚皆胸詈腹詛幸我之不成而以奮其前志詎肯用此爲終死之分邪及

續漢書文選卷七
二十
繼體之時民心定矣普天之下賴我而得生育
由我而得富貴安居樂業長養子孫天下晏然
皆歸心於我矣豪傑之心既絕士民之志已定
貴有常家尊在一入當此之時雖下愚之才居
之猶能使恩同天地威侔鬼神暴風疾霆不足
以方其怒陽春時雨不足以喻其澤周孔數千
無所復角其聖賁育百萬無所復奮其勇矣彼
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
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
上下同惡目極角觝之觀耳窮鄭衛之聲入則

耽於婦人出則馳於田獵荒廢庶政棄亡人物
澶漫彌流無所底極信任親愛者盡佞諂容說
之人也寵貴隆豐者盡后妃姬妾之家也使餓
狼守庖廚饑虎牧牢豚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斷
生人之骨髓怨毒無聊禍亂并起中國擾攘四
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昔之爲我哺乳之
子孫者今盡是我飲血之寇讎也至於運徙勢
去猶不覺悟者豈非富貴生不仁沈溺致愚疾
邪存亡以之迭代政亂從此周復天道常然之
大數也又政之爲理者取一切而已非能斟酌

賢愚之分以開盛衰之數也日不如古彌以遠甚豈不然邪漢興以來相與同爲編戶齊民而以財力相君長者世無數焉而清潔之士徒自苦於茨棘之間無所益損於風俗也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群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琦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猖謳妓樂列乎深堂賓客待見而不敢去車騎交錯而不敢進三牲之肉臭而不可食清醇之酎敗而不可飲睇盼則人從其目之

所視喜怒則人隨其心之所慮比皆公侯之廣樂君長之厚實也苟運智詐者則得之焉苟能得之者人不以爲罪焉源發而橫流路開而四通矣求士之舍榮樂而居窮苦棄放逸而赴東縛夫誰肯而爲之者邪夫亂世長而化世短亂世則小人貴寵君子困賤當君子困賤之時踣高天躋厚地猶恐有鎮厭之禍也逮至清世則復入於矯枉過正之檢老者耄矣不能及寬饒之俗少者方壯將復困於衰亂之時是使姦人擅無窮之福利而善士挂不赦之罪辜苟目能

辯色耳能辯聲口能辯味體能辯寒溫者將皆以脩潔爲諱惡設智巧以避之焉况肯有安而樂之者邪斯下世人主一切之愆也昔春秋之時周氏之亂世也逮乎戰國則又甚矣秦政乘并兼之執放虎狼之心屠裂天下吞食生人暴虐不已以招楚漢用兵之苦甚於戰國之時也漢二百年而遭王莽之亂計其殘夷滅亡之數又復倍乎秦項矣以及今日名都空而不居百里絕而無民者不可勝數此則又甚於亡新之時也悲夫不及五百年大難三起中間之亂尚不數焉變而彌猜下而加酷推此以往可及於盡矣嗟乎不知來世聖人救此之道將何用也又不知天若窮此之數欲何至邪

辯和同論

劉梁

夫事有違而得道有順而失義有愛而爲害有
惡而爲美其故何乎蓋明智之所得闇僞之所
失也是以君子之於事也無適無莫必考之以
義焉得由和興失由同起故以可濟否謂之和
好惡不殊謂之同春秋傳曰和如羹焉酸苦以
濟其味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同如水焉若以水
濟水誰能食之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是以君
子之行周而不比和而不同以救過爲正以匡
惡爲忠昔楚恭王有疾曰不穀不德失先君之

緒覆楚國之師若以宗廟之靈得保首領以歿請爲靈若厲大夫許諸及其卒也子囊曰不然夫事君者從其善不從其過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有是寵也而知其過可不謂恭乎此違而得道者也及靈王驕淫竿尹申亥從王之欲以殯於乾谿殉之二女此順而失義者也鄢陵之役晉楚對戰陽穀獻酒子反以斃此愛而害之者也臧武仲曰孟孫之惡我藥石也季孫之愛我美疚也疚毒滋厚石猶生我此惡而爲美者也孔子曰智之難也有臧武仲之智而不容於魯

國抑有由也作而不順施而不恕矣蓋善其知義譏其違道也夫知而違之僞也不知而失之闇也闇與僞焉其患一也故君之行動則思義不爲利回不爲義疚進退周旋唯道是務苟失其道則兄弟不阿苟得其義雖仇讎不廢故解狐蒙祁奚之薦二叔被周公之害勃鞞以逆文爲成傅瑕以順厲爲敗管蘇以增忤取進申侯以愛從見退考之以義也故曰不在逆順以義爲斷不在憎愛以道爲貴記曰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考義之謂也

達旨

崔駰

或說已曰易稱備物致用可觀而有所合故能
扶陽以出順陰而入春發其華秋收其實有始
有極爰登其質今子韞櫝六經服膺道術歷世
而遊高談有日俯鈎深於重淵仰探遠乎九乾
窮至賾於幽微測潛隱之無源然下不步卿相
之庭上不登王公之門進不黨以讚已退不黷
於庸人獨師友道德合符囊真抱景特立與士
不羣蓋高樹靡陰獨木不林隨時之宜道貴從
凡于時太上運天德以君世憲王僚而布官臨

雍泮以恢儒䟽軒冕以崇賢率惇德以厲忠孝揚茂化以砥仁義選利器於良材求鑿錡於明智不以此時攀台階闕紫闥據高軒望朱闕夫欲千里而咫尺未發蒙竊惑焉故英人乘斯時也猶逸禽之赴深林蝨蚋之趣大沛胡爲嘿嘿而久沉滯也答曰有是言乎子苟欲勉我以世路不知其跌而失吾之度古者陰陽始分天地初制皇綱亡緒帝紀乃設傳序歷數三代興滅昔大庭尚矣赫胥罔識淳樸散離人物錯乖高辛攸降厥趣各違道無常稽與時張弛失仁爲

非得義爲是君子通變各審所履故士或掩目而淵潛或盟耳而山棲或草耕而僅飽或木茹而長飢或重聘而不來或屢黜而不去或冒詢以干進或望色而斯舉或以役夫發夢於王公或以漁父見兆於元龜若夫紛纒塞路凶虐播流人有昏墊之厄主有疇咨之憂條垂藟蔓上下相求於是乎賢人授手援世之災跋涉赴俗急斯時也昔堯含感而臯陶謨高祖歎而子房慮禍不散而曹絳奮結不解而陳平權及其策合道從克亂彌衝乃將鏤玄珪冊顯功銘昆吾

之治勒景襄之鍾與其有事則褰裳濡足冠挂
不顧人溺不拯則非仁也當其無事則躡纓整
襟規矩其步德讓不修則非忠也是以險則救
俗平則守禮舉以公心不私其體今聖上之育
斯人也樸以皇質雕以唐文六合怡怡比屋爲
仁一天下之衆異齊品類之萬殊參差同量坏
冶一陶羣生得理庶績其凝家家有以樂和人
人有以自優威械藏而俎豆布六典陳而九刑
厝濟茲兆庶出於平易之路雖有力牧之畧尚
父之厲伊臯不論奚事范蔡夫廣厦成而茂木

暢遠求存而良馬繫陰事終而水宿藏場功畢
而大火入方斯之際處士山積學者川流衣裳
被宇冠蓋浮雲譬猶衡陽之林岱陰之麓伐尋
抱不爲之稀執拱把不爲之數悠悠罔極亦各
有得彼採其華我收其實舍之則藏已所學也
故進動以道則不辭執珪而秉柱國復靜以理
則甘糟糠而安藜藿夫君子非不欲仕也耻夸
毗以求舉非不欲室也惡登牆而樓處叫呼銜
鬻縣旌自表非隨和之寶也暴智耀世因以干
祿非仲尼之道也游不倫黨苟以徇已汗血競

時利合而友子笑我之沉滯吾亦病子屑屑而
不已也先人有則而我弗虧行有枉徑而我非
隨臧否在予唯世所議固將因天質之自然誦
上哲之高訓詠太平之清風行天下之至順懼
吾躬之穢德勤百畝之不耘繫余馬以安行俟
性命之所存昔孔子起威於夾谷晏嬰發勇於
崔杼曹劌舉節於柯盟卞嚴克捷於疆禦范蠡
錯執於會稽伍員樹功於栢舉魯連辯言以退
燕包胥單辭而存楚唐且華顛以悟秦甘羅童
牙而報趙原襄見廉於壺飧宣孟收德於東脯
吳札結信於丘木展季效貞於門女顏回
於度轂程嬰顯義於趙武僕誠不能編德於數
者竊慕古人之所序

上孝安皇帝疏

曹大家

求初中太后兄大將軍鄧騭以母憂上書乞
身太后不欲以問昭昭因上疏曰

伏惟皇太后陛下躬盛德之美隆唐虞之政闢
四門而開四聰采狂夫之瞽言納芻蕘之謀慮
妾昭得以愚朽身當盛明敢不披露肝膽以効
萬一妾聞謙讓之風德莫大焉故典墳述美神
祇降福昔夷齊去國天下服其廉高太伯違邠
孔子稱爲三讓所以光昭令德揚名於後者也
論語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由是言之推讓

之誠其致遠矣今四舅深執忠孝引身自退而以方陞未靜拒而不許如後有毫末加於今日誠恐推讓之名不可再得緣見建及故敢昧死竭其愚情自知言不足采以示蟲蟻之赤心

守長數易疏

左雄

臣聞柔遠和邇莫大寧人寧人之務莫重用賢用賢之道必存考黜是以臯陶對禹貴在知人知人則惠黎民懷之分伯建侯代位親民民用和穆禮讓以興故詩云有滄淒淒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及幽厲昏亂不自爲政褒豔用權七子黨進賢愚錯緒深谷爲陵故其詩曰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又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言人畏吏如虺蜴也宗周旣滅六國并秦阮儒泯典剗革五等更立郡縣縣設令長郡置守尉

什伍相司封豕其民大漢受命雖未復古然克
慎度官蠲苛救敝悅以濟難撫而循之至於文
景天下康乂誠由玄靖寬柔克慎官人故也降
及宣帝興於仄陋綜覈名實知時所病刺史守
相輒親引見考察言行信賞必罰帝乃歎曰民
所以安而無怨者政平吏良也與我共此者其
唯良二千石乎以爲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乂
於其事則民服教化其有政理者輒以璽書勉
勵增秩賜金或爵至關內侯公卿缺則以次用
之是以吏稱其職人安其業漢世良吏於茲爲

盛故能降來作之瑞建中興之功漢初至今三
百餘載俗浸彫敝巧僞滋萌下飾其詐上肆其
殘典城百里轉動無常各懷一切莫慮長乂謂
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歛整辨爲賢能以理已安
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髡緝之戮生於
睚眦覆尸之禍成於喜怒視民如寇讐稅之如
豺虎監司項背相望與同疾疾見非不舉聞惡
不察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言善不稱德論
功不據實虛誕者獲舉拘檢者罹毀或因罪而
引高或色斯以求名州宰不覆競共辟召踴躍

升騰超等踰匹或考奏捕案而亡不受罪會赦
行賂復見洗滌朱紫同色清濁不分故使姦猾
枉濫輕忽去就拜除如流缺動百數鄉官部吏
職斯祿薄車馬衣服一出於民庶者取是貪者
克家特選橫調紛紛不絕送迎煩費損政傷民
和氣未洽灾眚不消咎皆在此今之墨綬猶古
之諸侯拜爵王庭與服有庸而齊於匹豎致命
避負非所以崇憲明理惠育元元臣愚以爲守
相長吏惠和有顯効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
父母喪不得去官其不從法禁不式至命錮之
終身雖會赦令不得齒列若被劾奏亡不就法
者徙家邊郡以懲其後鄉部親民之吏皆用儒
生清白任從政者寬其負筭增其秩祿吏職滿
歲宰府州郡乃得辟舉如此威福之路塞虛僞
之端絕送迎之役損賦歛之源息循理之吏得
成其化率土之民各寧其所追配文帝中興之
軌流光垂祚永世不刊

薦禰衡表

孔融

臣聞洪水橫流帝思俾乂旁求四方以招賢俊
昔世宗繼統將弘祖業疇咨熙載群士響臻陛
下睿聖纂成基緒遭遇厄運勞謙日仄惟岳降
神異人間出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字
正平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覩奧
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暨聞不忘於心性與
道合思若有神弘羊潛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
誠不足恠忠果正直志懷霜雪見善若驚疾惡
若讎任座抗行史魚厲節殆無以過也鷙鳥累

百不如一鶚使衡立朝必有可觀飛辯騁辭溢
氣空滿解疑釋結臨敵有餘昔賈誼求試屬國
詭係單于終軍欲以長纓牽致勁越弱冠慷慨
前世美之近日路粹嚴象亦用異才擢拜臺郎
衡宜與爲比如得龍躍天衢振翼雲漢揚聲紫
微垂光虹蜺足以昭近署之多士增四門之穆
穆鈞天廣樂必有奇麗之觀帝室皇居必畜非
常之寶若衡等輩不可多得激楚陽阿至妙之
容掌技者之所貪飛兔騶馱絕足奔放良樂之
所急也臣等區區敢不以聞陛下篤慎取士必

效試之不備以稱表召見必無可觀采臣等
受面狀之罪

前出師表

諸葛亮

臣亮言先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敝此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於內忠志之士忘身於外者蓋追先帝之遇欲報之於陛下也誠宜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爲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姦犯科及爲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治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

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爲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衆議舉寵以爲督愚以營中之事悉以諮之必能使行陣和穆優劣得所也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士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叅軍此悉貞亮死節之臣也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

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於南陽苟全性命於亂世不求聞達於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於草廬之中諮臣以當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於敗軍之際奉命於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懃恐託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甲兵已足當帥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除姦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都此臣之所以報先帝而忠陛

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
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
效則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靈責攸之禕允等
之咎以彰其慢陛下亦宜自謀以咨諏善道察
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
遠離臨表泣涕不知所云

後出師表

諸葛亮

先帝慮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
賊也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故知臣伐賊才弱
敵強也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待亡孰與伐
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
食不甘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
入不毛并日而食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
得偏安於蜀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
而議者謂爲非計今賊適疲於西又務於東兵
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高帝明

并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危然後安今陛下未及高祖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群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髣髴孫吳然困於南陽險於烏巢危於邾連逼於黎陽幾敗伯山殆死潼關然後僞定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

而李服圖之委夏侯而夏侯敗亡先帝每稱操爲能猶有此失况臣駑下何能必勝此臣之未解四也白臣到漢中中間朞年矣然喪趙雲陽群馬王閻芝丁立白壽劉郤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無前實叟青羗散騎一千餘人此皆數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則損三分之二也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而不及虛圖之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久此臣之未解六也

夫難平者事也昔先帝敗軍於楚當此時曹操
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吳越西取巴
蜀舉兵北征夏侯授首此操之失計而漢事將
成也然後吳更違盟關羽毀敗秭歸蹉跌曹丕
稱帝凡事如是難可逆見臣鞠躬盡力死而後
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覩也

遊俠論

荀悅

世有三遊德之賊也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
立強於世者謂之遊俠飭辯辭設詐謀馳逐於
天下以要時執者謂之遊說色取仁以合時好
連黨類立虛譽以爲權利者謂之遊行此三者
傷道害德敗法惑世亂之所由生也國有四民
各脩其業不由四民之業者謂之姦民姦民不
生王道乃成凡此三遊生於季世制度不立綱
紀弛廢以毀譽爲榮辱以喜怒爲賞罰是以犇
走馳騁越職僭度飭萃廢實競趣時利簡父兄

之尊而崇賓客之禮薄骨肉之恩而篤朋友之
愛忘脩身之道而求衆人之譽割衣食之業以
供饗宴之好苟且盈於門庭聘問交於道路書
記繁於公文私務衆於官事於是流俗成而正
道壞矣是以聖王在上經國序民正其制度善
惡要於功罪而不淫於毀譽聽其言而責其事
舉其名而指其實故虛僞之行不得設誣罔之
辭不得行有罪惡者無僥倖無罪過者不憂懼
請謁無所行貨賂無所用養之以仁惠文之以
禮樂則風俗定而大化成矣

申鑒上孝桓皇帝

荀悅

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已而已悅志在獻替
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
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畧曰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
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
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致政之術先
屏四患乃崇五政一曰僞二曰私三曰放四曰
奢僞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制四者不除則
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

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制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克其求矣是謂四患興農桑以養其性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乘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臯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効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或詐僞以蕩衆心故事無不覈物無不功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覩利害之存乎已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朴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况於刑乎小人不忌刑况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

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軍旅是謂兼威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爲善不縱下爲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疎而不失無爲爲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

